

# 打领带的年代

杨勤华

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在全国吹起，各种新生事物如春花一般绽放。那时我刚上初中，也已有春风扑面的感觉。

当时，穿惯了粗布衣服的人们，忽然流行起穿西装打领带来了。尤其是年轻人，更是追赶时尚的先锋。虽然我所上的乡村中学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但是春风无处不在。我们几个来自小镇上的初中生，在穿着上比其他同学新潮一点，引得大家很羡慕。

我有一位关系非常要好的本地季姓同学，他家一位早年去了美国的亲戚回来探亲时，给他送了一件西装，可是却不敢穿，父母担心穿出去会被人家背后说闲话。于是这件西服就让我穿上了，同学们都夸很洋气，我也沾沾自喜。唯一遗憾的是，穿西装必须要配上领带。季姓同学的哥哥有一条美国领带，我打了两次后，他就再也舍不得让我打了，说是怕弄坏了，以后相亲时还要用。

穿上白衬衫，系上领带，纵然不穿西服也很神气。我们小镇上一些赶时髦的年轻人，甚至用手帕制作成领带系在脖子上以假乱真。我问裁缝世家的同学能不能制作一条领带，同学回答“没有那种料子”。

寒假时，去县城小舅舅那，在一个地摊上，我看到了各种颜色的领带，四下围了不少的人，我好不



打马回乡

肖明 摄

容易挤进去，总算抢到一条红底带斜格子的领带，价格五元，在当时来说不算很便宜。买到领带后，那种欣喜的心情无法言表。

学打领带很重要，季姓同学的哥哥领带是打好了的，用时套到脖子上即可。我亦早有思想准备，已从杂志上学会了打大结和打小结两种方法。所买的领带材质不是很

好，每打一次拆开，就会留下折痕，必须要用熨斗来熨烫一下。不过系在脖子上确实很亮眼，甚至我的一位朋友埋怨我没有给他也代买一条，便常常将我的领带拿去，弄得我每次取回来都要用熨斗来熨烫一番。

中学毕业后，有一次去外地玩，在商场领带专柜里看到那些高档领带都标着上百乃至几百甚至上千元的价码，不由直吐舌头。最后一咬牙，选了一条三十五元的真丝领带，虽然比不了高档领带，但是打起来没有褶皱，特别是配上白衬衣或是格子衬衣，再夹上一个领带夹，整个人显得特潇洒。

我的一个比我年龄大些的朋友谈了一个女友，让我将衬衣和领带都借给他穿去约会，那件衬衣穿在朋友身上显得紧了点，领带却给他添了不少风采，女友夸他很英俊，激动得他春风得意了好多天。

参军后，武警服装的颜色是橄榄绿，衬衣的颜色既有白色，也有浅绿色，都适合打领带，部队也配发了深绿色的领带，新式警服配上

领带穿在身上很英武很帅气。在营区内或是探家期间，我总是喜欢学着老电影里的样子，在绿色衬衫外打上领带，不加外套，下着警裤，脚蹬一双擦得雪亮的靴子，这样更有范儿。

工作后，单位开展大庆活动，先后发过两次带企业文化特征的领带，感觉也挺不错。有时候，穿着西服打上领带上班，坐在办公室里，有种白领的感觉。

有一次出差到苏州，一下子买了一打不同色系的领带回来，有的送朋友，有的留着自己用，这种领带虽然好看，但用上一段时间就会起毛，便舍弃不用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逐渐对打领带失去了兴趣，再一看身边的同事朋友，也少有打领带的了，大家的穿着都朝着舒适的方向发展。衣柜里的领带虽然增添了不少，都不再打了。有那么好几年，春节时为了体现新年新气象，我都喜欢穿西服打红色领带，纵然天冷，外面只加上一件大衣，很有喜庆味道。忽然有一天顿悟，传统节日没必要打领带，毕竟领带是从西方引入的，据说还是从海员的围脖演化而来的，于是便不再打了。

今年春节时，一位哥们的孩子结婚，他让我们参加婚礼的兄弟都穿得庄重些，给他撑一撑门面，并特地让我作为证婚人发言。于是，我又想起穿西服打领带。可临行那天气温下降了许多，觉得还是穿得保暖点更好，也就放弃了穿西装打领带的想法。

如今，那个崇尚打领带的年代早已过去，它却同我的青春岁月紧紧系在一起，每每回想起来，总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其实西装领带并没有过时，不过如今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对穿着反而更注重个性和品质了。

## 百年仓房

吴春富

仓房位于桐城市孔城老街的东街后，有百亩范围。据老辈人讲述，它是清末、民国时期孔城老街屯储稻谷的大粮仓。仓房收储庐江、舒城乃至肥西等县的稻谷，然后上船运至长江上游的武汉、宜昌，下游的芜湖、南京乃至苏杭。

仓房最初的模样已无人知晓了。现如今，还能见到一片低矮陈旧的瓦房。瓦房东边有一段长四五米、高三米的厚实围墙。墙砖是四五厘米厚、蛮实又很有年代感的青砖。墙顶与屋顶一样也盖着青色小瓦，一部分瓦面朝上，形成瓦槽，而另一部分瓦面朝下，搭在瓦槽间，恰似一只手的五指抓挠着另一只手的掌心。这样的盖法，既呈现了排水的功能，又体现了工艺的曼妙。围墙里面有前后两个院落，靠近围墙的位置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罩着外面的院落，也罩着围墙，让围墙以及院落更显年代感与沧桑感。

毗邻瓦房的是最近几十年相继矗立起来的零散的二层楼房，还有一些屋顶已经坍塌、裸露着房梁的编泥房子。二层楼也罢，编泥房子也罢，它们的前身应该都是仓房，是仓房破落后村民翻建的。低矮陈旧的瓦房以及编泥房屋裸露的房梁让我们感受到仓房的历史久远以及衰败的气息，同时，远眺这一大片区域，又能遥想到仓房当年的宏大

与辉煌。

古时候交通不发达，建城也罢，建镇也罢，多依托河流，孔城通过孔城河、菜子湖水系与长江相连相通，自然适合建镇，于是公元1111年建镇孔城镇，由于水运发达，当时孔城的商贸极其繁荣。宋《元丰九域志》载，淮南路舒州九镇，孔城即九镇之一。通畅的水运让孔城镇成为北宋时古舒州声名赫赫的九镇之一，成为北宋直至清末、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的重要货物吞吐地与水陆运输枢纽。这种重要的交通地位成就了仓房，让仓房成为江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货运粮仓。

砖墙的外面如今是漂亮的月牙形锦湖，而在百年前则是孔城河古河道的一个枝梢，出于运输的便利，那时除了在老街九甲地段设有码头外，还在仓房这一带设立了码头。每年七八月是稻谷收成的季节，也是涨水船运最繁忙的时候。

仓房便显得异常的热闹与忙碌，一辆辆载着稻谷的独轮车吱吱呀呀地由北部的庐江、舒城等县远道而来；一只只船筏停靠在码头，木跳搭起来后，挑夫们踩着跳板，将仓房里面的稻谷肩挑背扛到船舱里。待粮食装满，一只只船筏扯起风帆，从仓房启航，沿着孔城河到达长江……

仓房的运转终止于何时现在无从可考，我猜想应该是止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条条公路的兴建，水运的地位逐渐下降，此外修建的通江闸口——枞阳大闸，在有利于防洪蓄水的同时卡住了水运，这也是仓房被弃用的原因之一。我生于1960年代，打我记事时起，仓房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代之的是中街粮站与一甲口的粮库。

仓房的砖瓦虽然是青黑色的，但百年前洋油灯发出的光亮却是红色的。她照亮了仓房，照亮了孔城古镇，也照亮了桐城大地。

从仓房的一进院落到二进院落中间，有一个狭长得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的过道，若在二进院落里从事秘密活动，只需一个人在一进院落口望风，瞄见可疑之人，便可立即通知里面院落的人。里面院落的各个房屋都有后门，他们一旦接到通知，便可立即撤离到外面密集的人群中。正是看中了这里的隐秘与便于疏散的优点，1926年春，桐城的第一个党小组与第一个党支部便诞生于此，从此桐城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

现如今，仓房老屋的部分产权被置换，当年秘密活动的院落被修缮，塌了朽了的房梁房柱被更换，房顶、墙顶被翻修，宅子被布展，仓房外围竖起了标牌标识。一批批党员、一批批青少年学生表情庄重地走进仓房……

照亮百年仓房的灯笼已化为永不熄灭的火炬，照耀着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崭新征程！